

# 主編語

廖仁義 / 國立臺灣美術館館長

針對人類過去時代的藝術史進行檢視，我們可以發現，過去每一個時代的藝術都是它們自己時代的「當代藝術」(contemporary art)，它們也都面對著自己時代以前的藝術及其歷史，也就是所謂的「藝術史」(history of art)。換句話說，我們可以因此認為，藝術的歷史是每一個時代的當代藝術累積起來的歷史；當代藝術並不是藝術史的終結，過去時代的當代藝術一直是藝術史的一部分，而我們時代的當代藝術也將會是藝術史的一部分，就如同每一個今天都會成為昨天，甚至每一個明天都會成為今天並且成為昨天。

從文藝復興時期以來，每個時代的當代藝術都會或多或少帶著叛逆精神面對過去的藝術，但是它們並未否定過去的藝術，也並未拒絕藝術成為歷史，而藝術史也從未終結。然而，過去數十年間，自從我們時代的當代藝術興起以後，卻有藝術理論家或藝術哲學家提出「藝術的終結」或「藝術史的終結」的說法，竟也影響了藝術家自己認為藝術史已經終結，甚至乾脆主張藝術已經死亡，應該讓位給藝術以外的東西；久而久之，許多藝術理論家或藝術史家也把藝術史與當代藝術放進對立的關係，甚至也嚴重影響了我們的時代對於藝術史與當代藝術的定義與認知。

這一期的《臺灣美術》提出「當代藝術是藝術史的終結嗎？」做為徵稿的主題，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目的便是想要引起關注，嚴謹深入釐清當代藝術與藝術史的關係，也檢討臺灣長期以來受到國際知識生產影響的學習態度與反省能力。

針對這個主題惠賜的專題論文共有兩篇：〈當代西方藝術終結理論考〉、〈全球藝術史的再思考：以 Moxey 的史觀為主要討論對象〉。本刊的主題歡迎更多作者繼續賜稿，也會成為後面其他各期的一般論文，延續探討與反思。相同的道理，這一期的四篇一般論文，便是從前面各期的徵稿主題獲得的回響與延續：第一篇〈文化的發電機——戰後中央書局於臺灣美術發展扮演的角色與貢獻〉與第二篇〈百年松風，如何聽濤？蕭如松藝評考察與臺灣美術史〉，分別從臺中與新竹的藝術活動場域重建臺灣美術史的時代脈絡；第三篇〈難以言說之物——談馮君藍攝影中植物的卑微隱喻〉，呼應國美館對於當代臺灣藝術家的關注與詮釋；第四篇〈藝術家自營空間的展演行動——酸屋《變態路徑——2020 臺灣美術雙年展平行展》個案研究〉既是對於當代藝術跨域實踐的觀察研究，也是展示研究的範例。

毫無疑問，前面兩篇關於已經進入歷史的過去藝術家的研究，當然都是藝術史的範圍，而後面兩篇關於當代藝術家與雙年展的研究，也將是讓藝術史得以延續與擴充的書寫貢獻。顯然的，藝術史與當代藝術未必處於對立的關係，當代藝術並沒有終結了藝術史，反而讓藝術史繼續朝向未來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